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马克·吐温作品

汤姆·索亚历险记

Tang Mu Suo Ya Li Xian Ji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84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汤姆·索亚历险记

[美] 马克·吐温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编委会

主 编：王 宁

编 委：李 珊 李广兴 宋永和
孙 峰 张小为 潘文文
曹 勇 王 伟 马天行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责任编辑：张耀天 策划：张文清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4号 邮编：13002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东兴印刷厂

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850×1168mm 大32开本 440印张 10560千字

ISBN7-80606-635-7/I·46

全套定价：1112元

本册定价：17元

目录

第一章	汤姆耍斗,东躲西藏	1
第二章	无奈刷墙,战绩辉煌	2
第三章	打仗恋爱忙得汤姆不亦乐乎	16
第四章	主日学校,风头出尽	22
第五章	礼拜添花样,大钳甲虫戏小狗	33
第六章	汤姆识贝基,耳痛心欢喜	38
第七章	扁虱之争,贝基伤心	50
第八章	勇当海盗,预演绿林	57
第九章	坟地惨案,波特受过	62
第十章	狗吠不祥,雪上加霜	69
第十一章	波特有口难辩,汤姆良心受谴	75
第十二章	汤姆喂猫药,姨妈心开窍	80
第十三章	“海盗”扬帆,准备远航	85
第十四章	“海盗们”野外乐逍遥	92
第十五章	汤姆回家暗访,心花怒放返营房	98
第十六章	初学抽烟——“丢了小刀”	103
第十七章	海盗们为自己送葬,教堂现真相	112
第十八章	汤姆托梦骗姨妈,贝基借故寻报复	115
第十九章	汤姆花言巧语,姨妈慈悲心肠	124
第二十章	心连心,汤姆代人受过	127
第二十一章	流利的口才,老师的镀金脑袋	132
第二十二章	哈克·费恩引经弄典	138
第二十三章	波特无罪,乔逃亡在外	141

第二十四章	白天神气十足,夜里提心吊担	148
第二十五章	掘地寻宝,空手而归	149
第二十六章	真正的强盗找到了一箱金子	157
第二十七章	忐忑不安的跟踪	165
第二十八章	巢穴追踪,汤姆发现新线索	168
第二十九章	哈克静心守夜,寡妇幸免遭难	171
第三十章	汤姆和贝基山洞被困	178
第三十一章	得而复失	186
第三十二章	“大家快起来,孩子找到了!”	195
第三十三章	印第安·乔困死山洞	198
第三十四章	黄金如山,富了汤姆与哈克	207
结束语	受人尊敬的哈克与“强盗”为伍	210



第一章 汤姆耍斗,东躲西藏

“汤姆！”

没人答应。

“汤姆！”

又没人答应。

“这孩子到底怎么啦,我真搞不懂?你这个汤姆!”

还是没有人答应。

这老太太拉低眼镜从镜片上方朝房间看了看,然后她又抬高眼镜从镜片下面看。她很少或者干脆说她从来没戴正眼镜来找像一个小男孩这样小的东西。这副眼镜是很考究的,也是她的骄傲,她配这副眼镜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装饰”,为了“漂亮”。她看东西时,即使戴上两片炉子盖也照样看得一清二楚。她茫然不知所措地愣了一会儿。然后虽然不是凶神恶煞般,但嗓门高得让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她说:

“好,我发誓如果我抓住你,我就——”

她话没有说完,因为这时她正弯腰用扫把往床下猛捣,每捣一下,她需要停下来换口气。结果,只捣出来一只猫。

“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令人吃惊的孩子!”

她走到敞开的门口,站在那里朝满园子的西红柿藤和吉普逊草丛中看,想找到汤姆,可还是没有。于是她亮开嗓子朝远处,高声喊到:

“汤姆呀,汤姆!”

这时在她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声,她转身一把抓住了一



个小男孩的短外套的衣角，他想跑都跑不掉了。

“嘿！我早该想到那个壁橱，你躲在那里干什么？”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瞧你那双手，再看你那张嘴，还有那浑身是什么？”

“我不知道，姨妈。”

“哎，我知道，那是蜜钱——对，就是。我已跟你讲过有四十遍了，不要动我的蜜钱，否则我就扒你的皮。把鞭子递给我。”

鞭子在空中晃悠——情况万分紧急。

“不得了！瞧你身后是什么，姨妈！”

老太太以为有危险，急忙撩起裙子，转过身去。汤姆拔腿就逃，顷刻他爬过高高的木栅栏，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波莉姨妈站在那儿先是一愣，随后突然轻声笑了起来。

“这个该死的，我怎么老是不吸取教训？和我开这样的玩笑，也不知开过多少次了。难道我不该有所提防吗？人老了，糊涂才是最大的糊涂蛋。俗话说得好，老狗学不会新把戏。可是天啦！他耍的鬼把戏里从来没有两天一样的，谁能猜出下个鬼主意是什么？他似乎知道，他能折磨我多长时间，我才会动肝火，而且他也知道他只要想个法哄哄我，惹我大笑一场，就会万事皆休，我也不会揍他一顿。我对他是敢怒不能揍。我对那孩子没尽到责任，上帝知道那是真的。《圣经》里说：‘孩子不打不成器。’我太溺爱那孩子，我也知道这对我俩都不好。他一肚鬼点子。哎呀，但他是我那死去的亲姐姐的儿子，可怜的孩子，我怎么也不忍心揍他。每一次饶了他，我良心都受谴责；可是每一回打他，我都有点心痛不忍。哎，哎，就像《圣经》所说的，人为母生，光阴荏苒，充满苦难。我看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下午



他要是逃学，明天我就想法让他干点活，惩罚惩罚他。星期六让他干活，恐怕苛刻了点，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放了假，他又恨透了干活，比恨什么都厉害。可是我不得不对他尽到我的责任，否则我会把这个孩子给毁了。”

汤姆真的没去上课，而且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他回家时正好赶上帮那小黑孩吉姆的忙，帮他在晚饭前锯第二天用的木头，劈引火用的柴——至少他及时赶到那儿，把他所干的事讲给吉姆听，而活却是吉姆干了四分之三。汤姆的弟弟（确切地说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希德已干完了他那份活（捡碎木块），因为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孩子，从不干什么冒险的事，也不惹什么麻烦。

汤姆吃晚饭的时候，总是瞅机会偷糖吃，波莉姨妈这时开始问他，话里充满了诡计，而且非常巧妙——因为她要设点圈套，套他说出实话来。跟其他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一样，她很自负，并且相信自己很有点子，会耍弄诡秘狡猾的手腕，把自己极易被人识破的诡计当做最高明的计策，她说：

“汤姆，学校里挺热的，对吧？”

“是的，姨妈。”

“热的厉害，对不对？”

“对，姨妈。”

“你是不是想去游泳来着，汤姆。”

汤姆忽然感到有点慌张——一丝不安和疑惑掠过心头。他偷眼察看波莉姨妈的脸色，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于是他说：

“没有啊，姨妈——呃，没怎么想去。”

老太太伸出手摸摸汤姆的衬衣，说道：

“可是你现在却并不怎么热，是吧！”她已发现衬衣是干的，却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真正用意，为此她感到很得意。而汤姆



猜透了她的心思，所以他为防老太太的下一招来了个先发制人。

“有的人往大家头上打水——你瞧，我的头发还是湿的呢！”

波莉姨妈很懊恼，她居然没注意到这个明摆着的事实，以致错过了一次机会。可接着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汤姆，你往头上浇水的时候，不必拆掉我给你衬衫上缝的领子吧？把上衣的纽扣解开！”

汤姆脸上的不安马上就消失了。他解开上衣，衬衣的领子还是缝的好好的。

“真是怪事。得，算了吧！我看你旷课去游泳了！我认为你就像俗话里说的烧焦毛的猫一样——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坏。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她一面为自己的计谋落空而难过，一面又为汤姆这一次竟能如此温顺听话而高兴。

可是希德却说：

“哼，我记得你好像给他缝领子用的是白线，可现在却是黑线。”

“嘿，我的确用白线缝的！汤姆！”

可汤姆没等听完话就走了。他走出门口的时候说：

“希德，为这我可要狠狠揍你一顿。”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汤姆仔细检查了别在上衣翻领上的两根大针，针上还穿着线，一根绕着白线，另一根绕着黑线。

他说：

“如果不是希德，她是永远不会注意到的。真讨厌！有时她用白线缝，有时又用黑线。我真希望她总是用一种线——换来换去我实在记不住。不过，我发誓非揍希德一顿不可，我要好好



教训教训他。”

汤姆不是村里的模范男孩，但他对那位模范男孩非常熟悉，并且很讨厌他。

不到两分钟，甚至更短，他已将全部烦恼给忘记了。就像大人们的烦恼也是烦恼一样，他忘记烦恼并不是因为他的烦恼对他不怎么沉重和难受，而是因为一种新的、更强烈的兴趣暂时压倒并驱散了他心中的烦闷——就像大人们在新奇感受的兴奋之时，也会暂时忘却自己的不幸一样。这种新产生的兴趣就是一种新的吹口哨方法，它很有价值，是刚从一个黑人那学到的，现在他正要一心练习练习又不想被别人打扰。这声音很特别，像小鸟的叫声，一种流畅而委婉的音调。在吹这个调子的时候，舌头断断续续地抵住口腔的上腭——读者若曾经也是孩子的话，也许还记得该怎样吹这种口哨。汤姆学得很勤奋，练得很专心，很快就掌握了其中要领。于是他沿街大步流星地走着，口中吹着口哨，心里乐滋滋的，那股乐劲如同天文学家发现了新行星时一般，仅就乐的程度之深之强烈而言，此时的汤姆绝对比天文学家还要兴奋。

夏天的下午很长，这时天还没有黑。汤姆的口哨声忽然停住了，因为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

在圣彼德堡这个贫穷、破落的小村子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老的还是少的，只要是新来的，就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而且这个男孩穿得非常讲究——在平常工作日竟穿戴如此整齐，仅这就让汤姆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帽子很精致，蓝色的上衣扣得紧紧的，又新又整洁，他的裤子也是一样。他竟然还穿着鞋——要知道，今天可是星期五！他甚至还打了条领带，那是条颜色鲜亮的丝质领带。他摆出一副城里人的架势，汤姆对此感



到很不自在。汤姆眼盯着他那套漂亮的衣服，鼻子翘得高高的。可是他越看越是觉得自己身上的衣服很寒酸破旧。两个人都一声不吭。一个挪动一步，另一个也挪一步——可都是斜着步子兜圈子。他俩面对面，眼对眼这样相持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汤姆先开了腔：

“我能打得过你！”

“我倒想见识见识。”

“那好，我就打给你看。”

“得了，你不行。”

“我行。”

“你就是不行。”

“我就是行。”

“不行！”

“行！”

“不行！”

两个人都不自在地停了下来。接着汤姆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这也许你管不着！”

“哼，我就管得着！”

“好，那你就管管看。”

“要是你再啰嗦，我就管给你看。”

“啰嗦——啰嗦——偏要啰嗦，看你能怎么样？”

“哎，你认为你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如果我想打倒你的话，一只手背在后面都能打过你。”

“好啊，你说你能打过我，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

“如果你老是嘴硬的话，我就打给你看。”

“嘿——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尽吹大话下不了台！”



“哈！你自以为是个人物呢！瞧，你那帽子！”

“你要是看不顺眼你就把它摘下来呀，如果你敢碰，我就揍扁你！”

“你吹牛。”

“你也是吹牛。”

“你光是讲大话，不敢动手。”

“噢，滚你的蛋吧！”

“告诉你——要是你再骂我的话，我就用石头砸碎你的脑袋。”

“那好，你就来砸啊！”

“我肯定会有的。”

“那你为什么不来试试？你老是吹牛不敢动手，哦，我知道你害怕了。”

“我才不怕呢！”

“你怕！”

“我不怕！”

“你就是怕！”

两个人暂停了一会儿，接着又眼对眼，身子侧身子兜着圈子走了几步。忽然两个人肩抵着肩。汤姆说：

“你从这滚吧！”

“你自己滚吧！”

“我不滚。”

“我也不滚。”

于是他俩站在那儿，双方都斜着一只脚撑着劲，用尽力气想把对手往后推，两个人都愤恨地瞪着对方。可是谁都没占优势。他们直斗得浑身燥热，满脸通红，然后两人稍稍放松，却都小心谨慎地提防着对方。这时，汤姆又说：“你是个胆小鬼，是个



狗崽子。我要向我大哥哥告你的状，他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把你捏碎，我会让他揍你的。”

“我可不怕你什么大哥哥，我有一个比你大哥还大的大哥哥——而且我大哥哥能把你的大哥哥从那堵篱笆围墙扔过去。”

（两个人的所谓的大哥哥都是虚构的。）

“你撒谎。”

“你讲的也不是真的。”

汤姆用大脚趾头在地上的灰土上划了一道线，说：

“你若敢跨过这道线，我就把你打趴在地上，让你站不起来。谁敢，谁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个新来的男孩毫不犹豫地跨过那道线，说：

“你说你敢打我，现在来看看你怎么打法。”

“你不要逼我！你最好还是当心点。”

“哎，你不是说要打我吗？——你为什么不动手啊？”

“得了，你要是肯给我两个分币，我就动手。”

新来的男孩果真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个分币，嘲弄地摊开手掌。汤姆一把将钱打翻在地。立刻两个人像两只争食的猫一样，在地上的尘土里滚打，撕扯起来，紧接着又是扯头发，又是揪衣领，拼命地捶打对方的鼻子，抓对方的脸。两个人都弄得浑身是土，却又都威风凛凛。最后谁胜谁败逐渐见了分晓，汤姆从尘土中爬起来，骑在那个男孩的身上，攥紧拳头使劲地打那个男孩。

“挨够了吗？求饶吧！”他说。

那个男孩只想挣脱出来。他气得号啕大哭。

汤姆还在不停地捶打，说：“求饶吧！”

那男孩只好挤出几个字：“饶了我！”



汤姆让他站起来，对他说：

“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以后最好给我小心点，看看在跟谁嘴硬。”

这位新来的男孩拍拍身上的尘土，哭哭啼啼地走开了。他不时地回过头来，摇晃着脑袋，吓唬汤姆：

“下次要是抓住你，我就，我就……”

汤姆对此不屑一顾，趾高气扬地走开了。他的背刚一转过来，那男孩子就抓起一块石头朝他砸过来，正打在汤姆的背上，接着就夹着尾巴，像羚羊似的飞快地跑掉了。汤姆穷追不舍，直追到他家。他就站在人家大门口，嚷着叫那男孩出来较量，可是那个对手只是在窗子里朝他挤鼻子弄眼，拒不迎战。最后那对手的妈妈出来了，咒骂汤姆是个邪恶下流、没有家教的坏孩子，呵斥他赶快滚开。于是汤姆就走了，不过，他临走时说还要寻机再教训教训那混小子一顿。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时已经很迟了。当他小心翼翼地从窗户往里爬时，猛然间发现了有人埋伏，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波莉姨妈。她看到他衣服被弄成那副样子，原来就打算让汤姆在星期六休息日干活的决心现在就更加坚定了。

第二章 无奈刷墙，战绩辉煌

星期六的早晨到了，夏天的世界，阳光明媚，空气新鲜，充满了生机。每个人的心中都荡漾着一首歌，有些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唱出了这首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乐，每个人的脚步都是那么轻盈。洋槐树正开着花，空气里弥漫着芬芳的花香。村



庄外面高高的卡第夫山上覆盖着绿色的植被，这山离村子不远不近，就像一块“乐土”，宁静安详，充满梦幻，令人向往。

汤姆出现在人行道上，一只手拎着一桶灰浆，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长柄刷子。他环顾栅栏，所有的快乐，立刻烟消云散，心中充满了惆怅。栅栏可是三十码长，九英尺高啊。生活对他来说太乏味空洞了，活着仅是一种负担。他叹了一口气，用刷子蘸上灰浆，沿着最顶上一层木板刷起来。接着又刷了一下，二下。看看刚刚刷过的不起眼的那块，再和那远不着边际的栅栏相比，汤姆灰心丧气地在一块木箱子上坐下来。这时，吉姆手里提着一个锡皮桶，嘴里唱着“布法罗的女娃们”蹦蹦跳跳地从大门口跑出来。在汤姆眼中，到镇上从抽水机里拎水，一向是件令人厌烦的差事，现在他可不这样看了。他记得在那里有很多伴儿。有白人孩子，黑人孩子，还有混血孩子，男男女女都在那排队等着提水。大家在那儿休息，交换各自玩的东西，吵吵闹闹，争斗嬉戏。而且他还记得尽管他们家离拎水处只有一百五十码左右，可是吉姆从没有在一个小时里拎回一桶水来——有时甚至还得别人去催才行。汤姆说：

“喂，吉姆，如果你来刷点墙，我就去提水。”

吉姆摇摇头，说：

“不行，汤姆少爷。老太太，她叫我去提水，不准在路上停下来和人家玩。她说她猜到汤姆少爷你会让我刷墙，所以她吩咐我只管干自己的活，莫管他人闲事——她说她要亲自来看看你刷墙。”

“咳，吉姆，你别管她对你说的那一套。她总是这样说的。

把水桶给我——我很快就回来。她不会知道的。”

“哦，不，我可不敢，汤姆少爷。老太太她会把我的头给拧下来的，她真的会的！”



“她吗？她从来没揍过任何人——她不过是用顶针在头上敲敲罢了——谁还在乎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她不过是嘴上说得凶，可是说说又伤害不了你——只要她不大叫大嚷就没事。吉姆，我给你一个好玩意，给你一个白石头子儿！”

吉姆开始动摇了。

“白石头子，吉姆！这可是真正好玩的石头子啊。”

“嘿，老实说，那是个挺不错的好玩意。可是汤姆少爷，我害怕老太太……”

“还有，吉姆，只要你答应的话，我还给你看我那只脚趾头，那只肿痛脚趾头。”

吉姆到底是个凡人，不是神仙——这诱惑对他太大了。他放下水桶，接过白石头子儿，还饶有兴趣地弯着腰看汤姆解开缠在脚上的布带子，看那只肿痛脚趾。可是，一会儿之后，吉姆的屁股直痛，拎着水桶飞快地沿着街道跑掉了；汤姆继续用劲地刷墙，因为波莉姨妈此时从田地干活回来了。她手里提着一只拖鞋，眼里流露出满意的神色。

不过，汤姆这股劲没持续多久。他开始想起原先为这个休息日所作的一些玩耍的安排，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再过一会儿，那些自由自在的孩子们就会蹦跳着跑过来，做各种各样开心好玩的游戏，他们看到他不得不刷墙干活，会大肆嘲笑挖苦他的——一想到这，汤姆心里就像火烧似的难受。他拿出他全部的家当宝贝，仔细地看了一阵——有残缺不全的玩具、一些石头子、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这些玩意足够用来换取别的孩子为自己干活，不过，要想换来半个小时的绝对自由，也许还差得远呢。于是他又把这几件可怜的宝贝玩意装进口袋，打消了用这些来收买那些男孩子的念头。正在这灰心绝望的时刻，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主意实在是聪明绝伦，



妙不可言。

他拿起刷子，一声不响地干了起来。不一会儿，本·罗杰斯出现了——在所有的孩子们当中，正是这个男孩叫汤姆最害怕。汤姆最怕他的讥讽。本走路好像是做三级跳——这证明他此时的心情轻松愉快，而且还打算干点痛快高兴的事。他正在吃苹果，不时地发出长长的、好听的“呜——”的叫声，隔会儿还“叮当当、叮当当”地学铃声响，他这是在扮演一只蒸汽轮船。他越来越近，于是他减慢速度，走到街中心，身体倾向右舷，吃力、做作地转了船头使船逆风停下——他在扮演“大密苏里号”，好像已吃水九英尺深。他既当船，又当船长还要当轮机铃。因此他就想象着自己站在轮船的顶层甲板上发着命令，同时还执行着这些命令。

“停船，伙计！叮——啊铃！”船几乎停稳了，然后他又慢慢地向人行道靠过来。

“调转船头！叮——啊铃——铃！”他两臂伸直，用力往两边垂着。

“右舷后退，叮——啊铃——铃！嘹鸣——嘹——嘹鸣！嘹鸣！”

他一边喊着，一边用手比划着画个大圈——这代表着一个四十英尺大转轮。

“左舷后退！叮——啊铃——铃！嘹鸣——嘹——嘹鸣——嘹鸣！”左手开始画圈。

“右舷停！叮——啊铃——铃！左舷停！右舷前进！停！外面慢慢转过来！叮——啊铃——铃！嘹——呜——呜！把船头的绳索拿过来！快点！喂——再把船边的绳索递过来——你在发什么呆！把绳头靠船桩绕住好，就这么拉紧——放手吧！发动机停住，伙计！叮——啊铃——铃！希特——希特——希特！”